

村前那片河滩柳

胡法泰

以前的老家,村路旁是柳,河堤是柳,河滩还是柳。柳越过“望城桥”,向着青山湾延伸,茫茫然好大一片。它们像忠诚卫士般守护村庄,保护村民,筑就一道美丽风景线。

春天的柳,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在贺知章笔下,春草萌萌新绿,和风拂细柳,简洁、清晰,耳闻有声,眼观有春,简直妙笔生花。

暖风吹拂,柳絮翻飞。提篮小妹来到林子,剪采马兰头。放牛娃则将牛放进林子,让它吃上第一口嫩草。孩童进林子,找个蚂蚁、逮个小虫、识个什么花,接触大自然。柳林边沿,有一处水碓的遗存。水碓,什么时候消失不得而知。那些存留的石条、石板成为村民挑水、洗衣的埠头。每日里,妇女来到河滩,把棒槌扬得高高的,水珠四溅、节奏悦耳。男人们则早早起来肩担水桶,踏过林间小路,将水缸盛满,免得耽误出工。埠头,丰富了林子的热闹。

“草树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”谁家新燕啄春泥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一个又一个黄鹂,带着林间的春讯直向云霄。那些喜鹊在林间觅食,叽叽喳喳闹个不停。草长莺飞,姹紫嫣红,万物复苏。

进入夏天,柳根扎在水边,勃然挺立;垂下的柳条,复盖了清澈的水面;绿水和春光,河水与柳影,摇曳轻盈。柳枝叶繁多,太阳从枝间缓缓落下,金光零碎。光圈洒落在小草上,草儿霎那间青翠了许多,引得蜻蜓飞,蝶儿舞。有的鸟儿却在捡拾它的枯枝,将窝搭建在树梢上。牛儿在柳阴下喘息,有时侧卧着反刍,它是最辛苦的农家成员。

五月天气雨齐飞,雨沾柳叶如啼眼。有人曾将柳叶上的水滴看成泪水,不,那是

农人劳作的汗珠子。雨过天晴,“一对蝉声相上下,柳丝摆曳与俱长”,柳和蝉,构成标志性的田园场景。雨季涨水了,柳林挺身而出,减缓水势,虽然常常落得个损兵折将,也会有丰厚的回报:林间沉淀的淤泥,肥了柳林红了花。农人当然有收益,收集枯枝当柴烧,聚拢枯叶杂草当肥料。

烧焦泥灰,人不离林子。握着锄观察火势,趁势歇息一会儿,话桑麻,聊太平,任由孩子嬉闹。总有顽皮的孩子蹬树取柳枝,有时也会惊叫一声:我看见稻子了,好好看。预见农田丰收景象,该是仲夏最快意的美吧。

秋天,“万条江柳早秋枝,袅地翻风色未衰。”暑气未减,人们走向柳林吹江风、赏荷叶、看银河。这时才真正注意到眼前的这些高龄树种,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:柔、细、长、轻,根系发达,树高冠大,只是叶色深翠,仍扬扬洒洒,烘托明净江水,晓风残月。难怪文人骚客无不说:柳树的姿态就是“谦卑”。

进入半青黄期的水稻,一日比一日成熟。农人不分昼夜查看,哪块田须灌水,哪块田该排水?一边行走在田间小路,一边静听从柳枝传来的蝉鸣:“知了,知了”,赏心悦目。蝉,是一种吸食柳树汁液存活的昆虫,常有“衰柳寒蝉”一说,杨柳衰老时,它就飞走了。不曾想诗家却留有“观稼亭前柳四垂”“柳条仍带喜”的描述,只要雨水充沛,这时的柳树依旧绿叶招展,且和农田的金黄互为风景,大有“早秋风物似春时”的观感。人们可在柳树柳叶的风露里,在荷花荷叶的清香里,领略到最美清秋。

“腊近梅争白,冬温柳渐黄”,时令进入晚冬腊月,柳叶才被冬阳染黄。远远望去,不像是落叶,倒像是春天的萌芽。垂柳丝的长度可达四米左右,就这个长度、这个姿态,也足以和少女的长发比美,这时若有几只小鸟飞

过,绝对让人感到树的灵动。柳叶虽凋零,但它只是剪了个头发,换换妆而已,过了新年萌发,又是俏模样。

“水生柳下鹅鸭喜”,门前江水从不结冰,用不着春江水暖。那些鹅、鸭自由自在在戏水,当然少不了河滩柳做掩映。鹅鸭白毛分绿水,红掌荡清波的场景,足以荡涤冬日的沉闷和寂寞。

柳,遇上冬雨,柳叶轻盈飞落,一地鹅黄,好是静美。柳,遇上月亮,好是清凉的美。如此夜晚和家人一起欣赏夜色、用相机留下靓影如何?柳树不该只是传统诗词中弱不禁风的样子,其实它有着坚韧和傲岸。

农家冬藏的背景还是冬柳。你看:光秃秃的田野、晚归的人们、落日斜阳、袅袅炊烟、众鸟归林,都须柳来衬托,共同勾勒出一幅丰年田野美的画面,这美是多么健康而明丽。更明丽的是,如今这片柳林已被碧波荡漾的水域所取代。拦河大坝,新建的青山湾大桥,城华公路,闹升闹降,河水听话,从根本上提升防范水患功能。

村前那片河滩柳,从幼苗到挺拔,从叶生到叶落,春夏秋冬都做奉献。而它与人交集的故事,营造的氛围造就了桃花源中的美,给了人惊艳。

无心插柳柳成荫,我喜它的顽强生命力。柔中带刚,刚柔相济,我喜它的傲然大方。仪态万方,风情万种,我喜它的优雅、物我两忘的洒脱和“谦卑”姿态。

柳树林在变,人生也在变。年少离家,老大回时,唯有白发。重回故里,兴奋与留恋同在。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是此刻的情怀;沉沉夏夜,夜色幽然,是对亲人的牵挂。折枝无形柳,权当道别。家门前的那片河滩柳,我把童年快乐留在心里,再见。

美味小蒜

张蓓

当三月的春风柔柔地吹醒了大地,点点滴滴的春色很快就在田野里铺展开来,草绿了,风暖了,水清了,花开了,龙顶茶儿绿了,家乡开化已经美成了一幅幅油画。

在田埂边,在桑园里,在果树下,在田塍的水沟旁,小蒜也挺直了倔强的身子,经过了一个漫长寒冬的浸润,它墨绿色的叶子更加葱茏了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他们或是一簇簇地拥在一起,或是两三株散乱长着,在春天的田野里,在春风的摇曳中,他们争先恐后地用尽全力装点起大地上的一片绿意。

小蒜也称野葱,其外形像葱又像韭菜,性味辛苦,有点辣气,具有通阳散结、行气导滞的功效,可做中药使用。李时珍在他的《本草纲目》中也对它有详细的描述:“小蒜野生,处处有之。苗、叶、子皆似大蒜,而细数倍也;苗如葱针,根白大者如鸟芋子。”每年清明前后,是采集小蒜的黄金季节。

将小蒜采摘回家,耐心地打理出来,清水漂干净。开化人用小蒜炒鸡蛋、炒鸭蛋,用小蒜炒马金豆腐干,用小蒜炒腊肉,用小蒜炖农家嫩豆腐,都是香喷喷的。将小蒜切细后,以面粉加水加鸡蛋拌匀烤成面饼,这样的小蒜面饼色泽金黄,上面满嵌小蒜细碎的绿叶,是一款色香味俱全的早餐主食。在开化,还有很多人家,把小蒜切细后,和些红辣椒用盐腌制,几天后,就可成为做菜之时、下面之时的调味之佐料,它辛辣香鲜齐全,是普通人家餐桌上的心爱滋味。

同是生于乡野,小蒜比起荠菜、马兰头、水芹菜、香椿等春天里的野菜,似乎名气小了点。小蒜廉价,市场上一斤也就是一两块钱的样子。常见的是农村里的老人或是村妇,抽个闲暇时间去田边地沟寻觅小蒜,挖了带回家换点零钱以资家用。在小城开化的菜市场一角或是集市边上的小摊旁,有时候就会有卖小蒜的农家大妈或者村妇很热情地向人招呼着:“卖小蒜啦,真正的绿色野菜啊!”我如果碰上了,总会买上几把清脆的带回家,让新鲜绿色的小蒜在家里散发出丝丝独特的清香,那是春天的味道。

春天的周末,天气晴朗时,我和家人投身大自然的怀抱,在田间地头,在油菜花灿烂芬芳之际,田野撒欢完毕还能带些马兰头、小蒜这样的野菜回家,也是春天里的一件乐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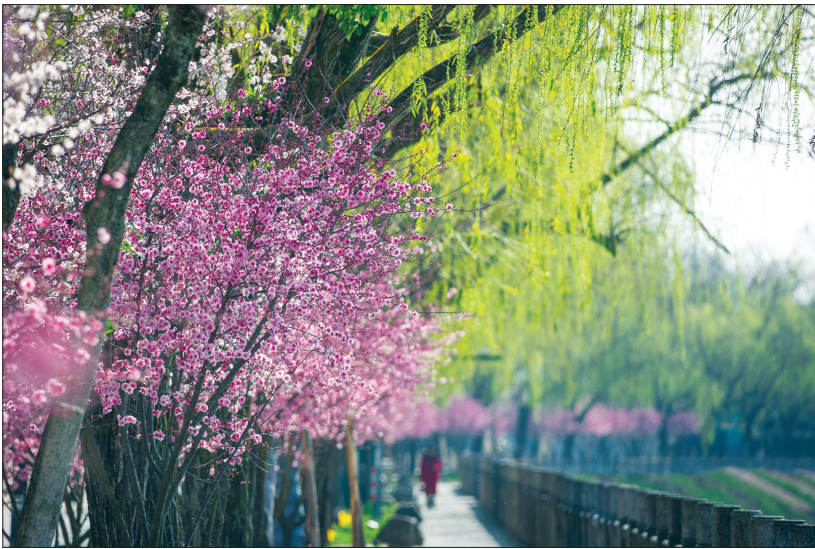
加工小蒜是件细活,买回来或者采回来的小蒜必须一根根剪去枯叶,将小蒜洗净后再用清水冲洗,这使得水灵灵的小蒜更显得根茎洁白、蒜叶翠绿,惹人喜爱了。我先将小蒜铺在竹匾里,置于阳光下晒上两天后,便可进行简单的腌制。先将小蒜切碎,再把辣椒切碎,放在一起加入适量的食盐,用手搓揉均匀后装入瓷缸或玻璃瓶中,压紧装实后将容器口密封好,经过几天的储存后便可以品尝了。如果放置于冰箱之中,就是到了来年的春天,小蒜仍然可以食用,依然味鲜如初。

腌制好的小蒜,储存在冰箱里,炖腊肉的时候加一点,油亮的腊肉肥而不腻、瘦而不躁,肉的腊香与小蒜的清辣自然地融合到一起,足以让肉回味有余。除了炖肉,烧红烧鱼的时候也放一点腌制过的小蒜,除腥提鲜,鱼的风味更佳。每年的四月,正是青蚕豆上市的季节,在用瘦肉辣椒炒青蚕豆的时候,加入一勺腌制过的小蒜,青蚕豆的味道也更鲜美了。

生活中,我对小蒜的喜好始与儿童时代。那时慈祥的外婆在春天的时候,总会仔细地腌制几罐小蒜,以备家用。外婆说这是自然赐予的美食。儿时清贫的生活,也在外婆这样的细致与留心中变得有滋有味了。如今外婆早已经离开了我们,而我依然会延续着上一辈老人曾经的生活习惯,在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腌制些小蒜,在冬季来临的时候腌制些萝卜和青菜。外婆曾说,自家腌制的菜吃起来更有味道。是啊,这些普通的家常小菜,总是饱含着老一辈人对生活的传承、热爱以及细心,而我感受到的是它曾经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和温暖。

又一个春天来临了,去田野里采摘一些美味的小蒜,去用心感受春天的滋味与赠予,幸福和感恩的潮水就会涌上我的心头。

龙潭走笔



岸边

余志明
摄

山乡滋味